

陆柱国经典作品集

踏平东海万顷浪

陆柱国◎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陆柱国经典作品集

踏平东海万顷浪

陆柱国◎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陆柱国经典作品集：踏平东海万顷浪 / 陆柱国著. --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6.3
(世纪红色经典文库)
ISBN 978-7-5104-5578-0

I. ①陆… II. ①陆…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8829 号

陆柱国经典作品集：踏平东海万顷浪

作 者：陆柱国
执行策划：张 娟
责任编辑：张晓翠 杜 力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 (100037)
发 行 部：(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05 (传真)
总 编 室：(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wp.com.cn>
版权部：+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nwpcd@sina.com
印 刷：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字 数：235 千字 印张：16
版 次：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04-5578-0
定 价：2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010) 6899 8638



目 录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15

第三章 / 26

第四章 / 34

第五章 / 85

第六章 / 95

第七章 / 101

第八章 / 111

第九章 / 127

第十章 / 134

第十一章 / 144

第十二章 / 158

第十三章 / 171

第十四章 / 181

第十五章 / 206

第十六章 / 217

第十七章 / 223

第十八章 / 232

第十九章 / 238

尾 声 / 251

第一章

1954年9月，一辆被尘土染成了灰色的公共汽车，沿着一条通往杭州的山地公路，懒洋洋地蠕动着。

凶猛的太阳的火焰，几乎要把这辆破旧不堪的汽车，烤得瘫痪了。车皮、窗玻璃，被烧得好像可以立刻在上面煎鸡蛋，甚至连那飞进来的灰尘，也像热沙子一样灼人肌肤。男乘客们大半没有穿上衣，浑浊的汗水，顺着深浅不等的脊梁沟，源源不断地淌下来。

靠近车窗，坐着一个年轻的解放军战士。被汗水浸透了的洗得发白的军衣，紧裹着他那健壮而匀称的身躯。他那白中透红的清秀的面孔，像涂了油彩似的闪闪发光。两条漆黑的、细长的眉毛，有力地向上扬着，将到顶端时，才弯成弧形。一双像熟透了的葡萄一样又黑又大的眼珠，机灵地、警觉地扫视着充满汗味和鼾声的车厢。他的右手，很自然地伸到衣襟下面，汗湿的手掌，轻轻握着腰间的小手枪。

在这个青年战士的前面，坐着另一个军人。他只穿着一件白衬衣，双肘放在面前的椅背上，脑门枕着交叉起来的手掌打瞌睡。只有当猛烈的颠簸，使他的脑袋失去了依托或者狠狠碰住了鼻尖时，他才微微抬一抬头，含含糊糊地轻声问：“章野，到哪里了？什么时候了？”

“早着呢！”那个名叫章野的青年战士回答。其实，等不到他回答，他的首长就又把头放在交叉起来的手掌上了。



正在爬山的公共汽车，力不胜任地大声哼起来。很快，它的轮胎已经不是向前滚而是向上跳了。终于，它最后哼了一下，抛了“锚”。满头大汗的汽车司机，扭过了油污的脸，使劲拉下来发黑的白手套，抓了抓乱七八糟的头发，用一种非常抱歉的声调说：“再休息十分钟，天气真热哪！”他苦笑着从一只破木箱里，叮叮当当拿出了什么锤子、扳子，匆忙地跳下车去。

车厢里发出了像开完大会那样的吵嚷和叹息声。

那位首长也彻底地醒了，他揉揉眼，打了个长长的哈欠，慢慢地转过半个身子，一只胳膊搭在椅子背上，指头微微地弹动着。他的外貌和章野十分相像。特别是那双向上扬起的乌黑的眉毛，简直像是按照一个模型描下来的一般。不过，在他那同样清秀的面孔上，已经丧失了青春的光泽，细微的皱纹已经毫不留情地布满在他那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的周围了。他看着章野伸到衣襟下面的手，无声地笑了笑：“这样干吗？”

章野急忙抽出了右手，顺便拭去沾在上唇的柔毛上的汗珠，害羞似的回答：“没有。”他瞥了一下将要空了的车厢，又说，“我们也下去透透空气吧，团长？”

“好！”这位团长站起来，跺了几下发麻的双脚。

中午的太阳，把路旁茁壮的野草都烤软了。下车的旅客们站在附近的大树下，扇着扇子，同情地看着钻在汽车下面的司机。

警卫员章野跟着团长，快步向一棵枝叶茂密的松树下走去。突然，团长停步了，并且吃惊地“啊”了一声。他环视周围的山峦，然后扭过头来，声音有些发抖地喊：“章野！”

章野本能地把右手伸到衣襟下，紧张地问：“什么？”

团长摇了摇头，他拉起了章野的手，急促地说：“跟我来！”

他们快步走到附近一片树林旁边。阔叶松稠密而又整齐地排列着，活像由挑选出来的彪形大汉组成的受检阅的部队。树林的边沿上，丛生着文弱的竹子。在杂乱交织的野草中间，盛开着一簇簇各种颜色的小花儿，它们像成群的蝴蝶一样，有带花斑的翅膀、长长的触须，甚至还长着黑色的、米粒一般大的



“眼睛”。奇形怪状的岩石，被厚厚一层湿润的绿苔包了起来，在太阳下，放射着宝石般的霞光。

“章野，你看，五年以前，我和爸爸就在这里打过仗！”团长的手，轻轻地放在章野的肩上。章野感到团长的手也激动得发抖了。他便紧紧地向团长的身边靠了靠，并且侧转了脸，望着正在沉思的团长的面孔……

团长章雪松，像任何平凡的人一样，也有他的童年时代，不过，他的童年不是在摇篮和母爱中度过的。5岁那一年，他就背着破斗笠，夹着比自己还高的鞭子，赶着牛群，去挣他的锅巴吃了。有钱人家的五岁孩子，恐怕连这群牛的数目都数不清。无论冬夏，他总是睡在一张破席片上。狂风暴雨，酷暑严寒，虎啸狼嚎，饥饿困倦，这种种灾难，过早地对他进行着残酷的考验。

夜里，月光透过窗棂，洒进阴暗潮湿的屋内。母亲经常坐在他的身旁，看着他那被荆棘划破了的四肢，看着他那干瘦的、贫血的面孔。这个可怜的女人，只有在晚上才能看一看她自己的儿子。

“狼——”不止一次，年幼的章雪松在梦中尖声喊叫着，像疯了似的，从破席上跳起来。母亲立刻把他紧紧抱在怀里，用她那粗糙的手掌，轻轻抚摸着孩子满是冷汗的脊背：

“不怕！妈在这里，爸也在这里。”

等到章雪松在她怀里安静下来以后，她才偷偷地、轻声地哭起来。

这时候，不爱说话的父亲，长叹一声，悄悄在枕边摸索着旱烟袋，责备她：“你哭什么？真是女人家！小心把孩子吵醒，他明天还得起早呢！”

母亲用破袄襟擦着泪：“这么好的孩子，为什么会生到咱们家？”

父亲咬着烟袋，不吭声了。他能回答什么呢？难道他不是从这条道路上走过来的吗？

章雪松8岁那一年的夏天，母亲给他生了个小弟弟。产后三天，她就去世了。父亲牵着章雪松的小手，跪在地主的面前。

年轻的地主黄金河，是一个魁梧的大汉。他小时候，因为打架，鼻子被人家用木棍打扁了。又因为曾经从树梢上摔下来过，右边的鼻翅儿被树枝挑掉了



一块，伤好之后，鼻孔向上翻着。这破坏了他那漂亮面孔的整个结构。他继承了老地主的所有产业，包括他父亲那年轻的第五房姨太太。因此，他的脸上，总是泛着又青又黄又白的混合色，眼圈周围的阴影里，刻画着稠密的皱纹。他的右手上，也留下了风流的伤痕：因为偷人家的老婆，被发觉了，两人动了刀子，他的右手的无名指和小指，齐根儿被砍掉了。大概是为了装饰这只残手吧，他的中指上总是戴着一枚蓝色的宝石戒指。

当章雪松父子俩跪在大厅里一尘不染的砖地上时，黄金河正在看风月小说。书中淫荡的描写，使他像刚刚喝干半斤烧酒那样浑身发热。口水像一条细线，垂到他的绸衬衣的袖子上。

“大少爷！”

“大少爷……”

黄金河拿过手边的赤铜镇纸，轻轻压在他刚看完的那一行上。然后慢慢扭过洒着香水的脖子。他斜了一眼，又不耐烦地出了口气：

“站起来。现在不兴下跪了！”

章雪松挺了一下腰，真的想站起来，但被他父亲倏地抓住了手。

“大少爷，你老人家行个好。小松他娘给你老人家做牛做马一辈子。你老人家赏她一口薄棺材……”

由于羞辱和悲痛，章雪松的头一直垂在胸前。他偷偷瞟了父亲一眼。父亲那副浮肿的、肮脏的黄脸上，满是浑浊的眼泪。他又向上瞟了一眼，只看见地主黄金河搭在膝盖上的两只白胖的大手：一只手里拿着一根耀眼的银牙签，仔细挖着另一手指甲缝里的污垢。

没有等到父亲把话说完，黄金河就冷笑了一声：“别啰唆了！这都怨你们两口子，为什么要像猪一样生一窝又一窝？要是你们家家死人都要我买棺材，把我这份薄家业卖得一干二净，也不够用！”说罢，他就轻松地转过头，继续看他的书去了。

“大少爷！”

章雪松被握在父亲手里的小手，感觉到父亲的全身都在打颤。



“够了！”黄金河狠狠拍了一下桌子。

父亲叹了口气，一把拉起了章雪松：“走吧，孩子，你妈上一辈子没做好事，这一辈子要落这样的报应！”他擦了一把泪，高一脚低一脚地走回家去……

风从破窗棂里钻进来，把窗纸吹得簌簌响，挂在墙上的那盏油灯，也忽明忽暗地哆嗦着。墙角燃着一束艾枝，它的浓烟使这间破草房充满了苦涩的气味。8岁的雪松，孤零零地守在母亲的尸体旁边。他细心地捡去沾在母亲头发上的几根草屑。突然，他看到死者的灰白的眼角旁边，一颗泪珠滚下来了。他满怀希望地抓住母亲的肩头，摇晃着喊道：“别哭，妈妈，你说话呀！你睁一睁眼睛吧，妈妈！”直到他发觉母亲脸上越来越多的泪珠是从他自己的眼睛里流出来的时候，他才扑到母亲僵硬、干瘦的胸脯上痛哭起来。

半夜，父亲满身沾着泥土回来了。他推醒了伏在母亲胸前睡着了的小雪松，父子二人用他们的两领破席把死者紧紧裹起来。

父亲背着尸体，小雪松扛着一柄铁锹。他们沉重的脚步踏着暗淡的月光，默默地向荒野里走去。

把母亲放进已经挖好的深坑里，父亲蹲在旁边又抽了一袋烟，然后叹了口气站起来，他抓起了铁锹，脸往旁边一扭，轻声告诉雪松：“下去，孩子，再看看你妈，我要填土了！”

小雪松跪下去，抱住了父亲的腿，哭着央求道：“爸爸，不要，你等一等，也许妈妈会——”

父亲手中的铁锹倒了下来，他摸着孩子的头：“你真傻呀小松！她丢开了我们，再也不，再也不，不受罪了！……”

雪松的小弟弟，被一家有钱无儿的地主寡妇抱走了。那个寡妇连半升大米都没有给，只是大发慈悲地说：“这孩子多可怜，生下来三天就没有了娘。我救他这条小命吧！”父亲也没有讲什么，人都死了，还计较什么呢？

1940年，14岁的章雪松早已把放牛的鞭子换成了锄头。一天傍晚，父子俩从田里回家。秋风饱含着潮湿和寒冷，迎面吹来。这两个衣服破烂得像幽灵一样的夜行人，沿着田间小道慢吞吞地走着。



在一个岔路口，父亲突然停下来：“小松，我们再到你妈坟上去看一看！”

“爸爸，不去吧。回来你又要难过。”最近几天回家时，父亲总要带他到妈妈的坟上去。夜里，父亲一声不响地坐在门口的石头上，不停地抽着旱烟。往往当他睡醒一觉之后，还看见烟锅里的火光，一闪一闪映着父亲忧郁的面孔。特别是前天夜里，父亲在天快亮时，才不知从什么地方回来。这一切征候，使年幼的他感到将有什么灾难临头了。

“走吧，去看一看她，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谁知道将来还能不能再见到她的坟墓！”父亲瘦骨棱棱的大手轻轻地把儿子揽到胸前。雪松第一次听到父亲粗哑的嗓音里带着哽塞的哭声。

“爸爸，不，我们慢慢熬下去，总有一天会熬出头的！”

“用什么熬？用锄头吗？我熬了二十多年了，可是只熬了个家破人亡。我不能扛着别人的锄头进坟墓；我也不愿意你也像我这样！”父亲生气地说着向路边迈了两步，把肩上的锄头投进了平静的水塘里。然后又转身夺过来雪松的锄头，照样投了进去。

他们立在塘边，看着水面上被激起的涟漪慢慢向四周扩展。父亲轻松地叹了口气。

“离开锄头，我们能干什么？”小雪松惶惑不解地问。

“扛枪！”父亲果断地回答，“孩子，枪杆子不比锄头重多少！可是，用锄头只能给黄金河当牛马；手里有枪，就能给我们自己打天下了！我们走吧！”

妈妈坟头的柳树已经长粗了，长高了。茂密的枝叶低垂下来，犹如华贵的伞盖。附近的草丛中，萤火点点，忽明忽暗，秋虫哀伤地唱着，给它们伴奏的，是那萧萧白杨和连绵不绝的松涛。

“跪下吧，给你妈最后磕一个头！”父亲这样嘱咐着儿子，但是，不知怎的，他也跪下来了。

“你活着受了一辈子苦，想不到死了以后，我和小松也要离开你，把你一个人留在这里。你等着我们，等着我们回来。到那时候，我永远守着你，再也不往别处去了……”



临走，父亲在坟前抓了一把被自己的眼泪浸湿了的黄土……

就在这天晚上，地主黄金河家的后院马棚里起了大火。火光给这离乡背井的父子二人，照亮了黑夜的道路。

第三天，浙东四明山区的抗日游击队里，又添了两名新战士。在密林里的篝火旁边，他们被锄头磨出了老茧的双手，颤巍巍地接过了步枪。

过去，谁受过这种爱戴呢？事务长送来了毛巾、牙膏、牙刷，他们第一次知道自己也应该刷牙。连长把他那唯一的一条军毯割下一半给章雪松。开始，指导员和雪松他父亲说话，还喊他“大伯”。连那个总是戴着一顶油污的破军帽的炊事员，每逢开饭，也要笑嘻嘻地给这对“父子兵”多盛半勺菜。

在这支游击队的行军行列里，和马枪一般高的小雪松，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的爸爸。宿营的时候，父亲总是面向篝火，头枕步枪，把儿子搂在怀里，让自己的脊背去抵御刺骨的冷风。

1946年，20岁的章雪松已经是游击队的连长了，可是父亲却在他的连里当排长。这个鬓发斑白的老游击队员，按照军规精神抖擞地给儿子敬礼；接受任务时，一句一个响亮的“是”。他很高兴这样做：儿子多么有出息啊！

不过，章雪松却感到很大的不安。一天晚上，父亲汇报了排里的情况，问他有什么指示。章雪松迟疑了好久，才吞吞吐吐地说：“爸爸，我想，是这样……”

父亲怀疑地注视着连长的眼睛。章雪松的目光赶快移开，手指甲轻轻搔着驳壳枪的木柄：“我想请求上级调你到别的连里去——”

“为什么？”父亲镇静地问。

“我们在一块不方便。”

老游击队员坐在一块石头上，低下头，好久没有吭声。后来，他吸了一阵子烟，才低沉地说：“有什么不方便？我从来没有因为你是连长，自己少做半份工作；你也没有因为我是你的爸爸，少给我一件任务。再说，眼前我只有你一个亲人……当然啦，你是连长，我得坚决服从你的命令。你去请求上级把我赶走吧，我等着你的命令好了！”说罢，他把烟锅使劲一磕，头也不回地走了。

章雪松终于没有向上级请求，父亲究竟还是父亲哪！这样，天长日久，也



就习惯了。

1949年，这是解放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一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规部队突破长江天险之前，活跃在江南的游击队，也更加频繁、更加沉重地由后面打击敌人。三月间，章雪松的连队奉命拦截敌人满载武器的汽车队。据侦察到的情况，这个汽车队只有一排敌人掩护。章雪松让他的战士们饱吃了一顿，兴高采烈地出发了。那时候，偏偏又下起大雨来。急雨像鞭子一样，往脸上抽打着。闪电割裂了黑暗的天空，雷声在树梢上爆炸。游击队员们穿过了密林、深草，不知摔了多少跤，连夜跑了九十里山路，才来到他们的目的地——就是小说开头所写的那辆公共汽车抛锚的地方。

章雪松的父亲——游击队的一排长，衣服精湿、稀烂，脸上被树枝划了几条血印，胡子上沾着泥巴。他一手抓住背后的手枪，心事重重地跑过来向连长报告：他的排有三个战士掉了队。

章雪松眨了下通红的眼睛。一排长的脸羞得一阵发紫，低下头去，一动不动地盯着他那双用麻绳、布条绑了又绑的破草鞋，等待着连长的责备。

章雪松看着一排长，咽了口吐沫说：“有时候多一个人少一个人，都可能决定战斗的胜败，你们一枪没有打，就把三个战士弄丢了！去吧，赶快检查武器，马上修工事！”

“是！”一排长敬了个礼，转身向该排的集合地点跑去。

战斗开始之前，一排长又到章雪松跟前来了。连部通信员知趣地走到一边。

“连长，我的烟口袋湿透了，你有没有多余的烟叶？”

章雪松知道父亲在撒谎。他晓得，父亲把烟口袋看得比干粮还重要。何况，他在巡视埋伏在松林中的一排阵地时，还听见一个战士向排长要过烟叶呢！不过，他仍然和气地把自己的烟叶拿出来。

一排长只捏了一撮烟叶，从自己口袋里的小本子上撕了一条纸，飞快地卷了一支烟。他点着了烟，向四周看了一眼，这才随便地问：“你的干粮吃光了吧？”

“还有！”章雪松回答，这一下，他才明白父亲来他这里“找烟叶”的用意了。



一排长摇摇头，嘴里噙着卷烟说：“骗我！”

“真的！通信员替我拿着呢！”

不管章雪松怎么解释，一排长还是把自己的用黄油布做的干粮袋，由腰里解下来，斜着搭在章雪松的肩头：“你的干粮有没有，我比你清楚！”说罢，他扭头就走。

章雪松提着干粮袋，往前赶了一步：“你拿回去，我有嘛！”

可是，一排长根本不回头。

中午的时候，敌人的汽车队迎面开上来了。战斗一打响，章雪松才发觉敌人最少有一个加强连。开始，敌人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遭受到一些伤亡，纷纷跳下汽车，向后退却。但是，很快，他们就清醒过来，意识到了后退也是毁灭，于是，就不顾一切，向章雪松所在的树林冲过来。弹片不停地削着鲜嫩的松枝，松叶像鹅毛大雪一样降落。不少游击队员，倒在林边潮湿的草丛中，再也爬不起来了。

有的敌人已经冲进树林，领头的一个军官，圆睁着布满血丝的红眼睛，平端着冲锋枪，像疯狗似的向章雪松扑来。章雪松往一棵树后闪了一下，一长串子弹带着一股热风从耳边擦过去。

章雪松的手枪里，子弹已经光了。他弯腰从一个烈士身旁，捡起一支上着刺刀的步枪。就在这时候，树林外面爆发了一阵霹雷似的“杀”声。敌人那个军官愣了一下，章雪松往前跳了一步，用力朝着敌人的胸膛刺去。

章雪松抬头向树林外面扫了一眼。只见他的父亲微驼着背，端着一挺轻机关枪，一边扫射，一边大声喊着“啊——”这个粗哑的嗓音，在沸腾的“杀”声中，显得特别突出。几十把闪烁在阳光下的刺刀，紧跟着一排长；他们从敌人背后发起了反冲锋。

一个战士追着一个敌人，那个敌人双手抱住头，尖声叫着什么跑过来。章雪松的双手一扬，刺刀戳进了敌人的小腹，敌人沉重地向章雪松身上倒去。章雪松一闪身躲开，抽出了刺刀。当他又一次向树林外看的时候，他发觉一排长带着战士们已经杀进敌人的行列。可能也是因为打光了子弹的缘故，一排长倒



抡起机关枪，向一个敌人头上砸下去。

这是一场混乱的白刃格斗。战场上，只能听见相互的咒骂、兵器的撞击，以及刺刀戳进肉体内的“扑哧”声和垂死者的惨叫。

战斗胜利地结束了。章雪松把弯得像弓一样的刺刀扔到敌人的尸体中间。他用袄袖去擦脸上的汗，结果，沾在袄袖上的全是鲜血。他吃惊地在脸上摸索着，也没有碰到伤口。从他身边经过的战士们，衣服上都有着大块大块的血迹，一个满脸都被血染红了的小胖子班长，一边走一边龇着白牙快活地说：“……嗨，瞧咱们连长！连长，你演关二爷，用不着化装了！”

公路上，敌人的第一辆汽车已经被打坏了。两只泄了气的轮胎，使汽车歪斜着身子。司机的脑袋，从破碎的风挡中探了出来，血顺着灰溜溜的长头发，源源不断地往下淌着。

章雪松登上了这辆汽车。他双手往腰间一叉，得意地向四外张望。战士们押着俘虏，扛着缴获的崭新武器，唱着，说着，笑着。雨后的风，清爽地吹拂着他火热的面孔。他解开了上衣的扣子，露出了汗湿的胸膛，又尽情地抖了抖领子，把热气全都驱逐出来。他细心地卷了一支烟，刚放在嘴边点着，那个小胖子班长，又喘着气跑过来了。

“连长，连长，连长！”

“什么事情？”章雪松把卷烟拔掉问。

“连长，连长！”小胖子班长永远是无忧无虑的面孔，现在被什么可怕的事变吓得歪扭难看了。

“你冷静点！”章雪松猛捶了一下车篷。

“一排长——”

章雪松根本没有听清下半句是什么，就从汽车上跳下来。

宽敞、平坦的公路，现在似乎要陷下去了；雄伟苍翠的山峦，现在似乎要迎面倒下来了。章雪松觉得脑袋像灌满了铁汁似的沉重，耳边还响着呜呜的风声。他绊住了什么东西，猛地摔了一跤。他不知道是谁把他扶起来的。

在一棵高大的阔叶松树下的防雨布上，躺着负了伤的一排长。章雪松扑了



过去，抓住了父亲的手。

一排长的面孔是蜡黄的。他勉强睁开浮肿的眼睛，黯然无光的眼珠滚动了几下，有气无力地问：

“是你，连长？”

刚一张口，一股鲜血就从嘴角涌出来了。章雪松一边用手掌擦着血，一边回答：“是我。爸爸！”

“看，你……脸上……负伤了？”一排长挣扎着说。从嘴角流出的血更多了。

“不，爸爸。这是敌人的血，溅到我脸上来的！你别说话，别动！”

“好，我不说，不动！”一排长抓着章雪松的手，越抓越紧。他看着儿子的脸，瞳孔慢慢地放大了，一点眼神都没有了，但是，他仍然不愿意闭上眼睛。

“爸爸，爸爸！”章雪松轻声喊。

“排长，排长！”那个小胖子班长带着哭声说，“连长喊你，你答应啊，排长，你怎么不答应啊！”

在松林旁边的岩石下，章雪松亲手埋葬了自己的战友和生身父亲。最后，他又亲手焚毁所有的汽车。汽车上，成千上万发的炮弹和子弹的爆炸，组成了此起彼伏、连绵不断的冲天火光，把山顶的云彩都烧红了。

章雪松和他的人数更少了的连队，告别了牺牲的烈士，在苍茫的暮色中，走进了茂密的野林……

1950年，解放军的营长章雪松因为清剿土匪，路过自己的家乡。他骑马来到埋葬母亲的地方，连自己都怀疑自己的记忆力了。他挽着马缰，在草丛中左寻右找，也找不到母亲的坟墓。坟头那棵高大的、他亲手种植的柳树，又到哪里去了呢？他倚着马鞍，一手抓着马的鬃毛，默默地望着一个土坑。突然，他像想起了什么，纵身上马，向村中驰去。一到黄金河家门口，便从汗淋淋的马背上跳下来，用马鞭使劲敲打着油漆剥落的大门上的铜兽环。

黄金河的母亲，一个白发、驼背的老太婆，用她那发抖的手拉开了门。

“你找谁？”她眨着红得像兔子似的烂眼睛。

“你儿子在家吗？”



“谁？”

“黄金河在家吗？”章雪松大声嚷叫。

“他？谁知道他到什么地方去了！”老太婆狐疑地打量着章雪松，“你？”

“你的忘性可真大啊，‘老太太’！我们一家三辈都伺候过你！”章雪松嘲笑地说。

老太婆恐惧地张开了干瘪的嘴，两腿一软，跪下来。她那半秃的、发黄的头，一下又一下地撞着长久无人打扫过的方砖地面。

章雪松憎恶地皱起了眉：“我母亲的坟到哪里去了？”

老太婆的头在地面上撞得更响了。

“你哑了吗？”章雪松紧攥着马鞭，手心都攥出汗来了。他真想向这个老妖精的脊背抽下去，“我问你，我妈妈的坟？快说！”

老太婆仰起沾着鸡粪的脸，她的额头已经变成深紫色。一溜污血，缓慢地顺着鼻梁流下来。一看见血，她就尖叫了一声，扑倒了，四肢在地上又抓又踢，尖着嗓子哭起来。

“你杀了我，剮了我吧！我活够了。谁让我不养个好儿子！”

章雪松后退了两步，气得发抖的手掌，抓住了马鬃。他费了很大力气，才跨上马鞍。从牙缝里，他向匍匐在地下的老太婆，投出了恶狠狠的咒骂：“老畜生！”他把马头一拨，加了一鞭，跑走了。

章雪松从村干部那里，知道了这个事件的全部经过：他和父亲逃出去的第二天，黄金河就把他母亲的骨头从坟里挖了出来，浇上煤油，用铁丝挂在大树上，然后把全村人召集在一起。这个恶霸站在一张黑色的八仙桌上，满嘴喷沫地讲道：“老章头和他的王八崽子造反了！还放火烧我家的房子。我要让他们全家都化成灰！今天先处置这个老母狗的骨头，等将来有一天捉到活的，我还要请乡亲们来看一看什么叫作‘点天灯’！”说罢，他跳下来，悠闲地吸着一支烟，然后卷起袖子，把一柄点着的破扫帚，高高举起来。那束骨头一碰到火，就“嘣”地响了一声，燃烧起来，大股黑烟，集结在半空。黄金河又用力推动这个火团，让它像秋千似的来回荡漾。临离开“刑场”，他还笑着